

外国著名文学家评传

# 外国著名文学家评传

B7515

K815.6  
18  
2:2

主 编 委  
编 委  
· 吴 富 恒  
吴 富 恒  
王 誉 公  
刘 念 兹  
王 治 奎

2



东 教 育 出 版 社

B716146

外国著名文学家评传

第二卷

吴富恒 主编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24.25印张 5插页 523千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80

ISBN 7—5328—0856—4/G·709

定价 10.90元

---

## 目 录

施莱格尔兄弟·····	李伯杰(1)
克雷洛夫·····	曹绶西(22)
荷尔德林·····	张 芸(36)
华兹华斯·····	杨自伍(55)
司各特·····	文美惠(72)
柯尔律治·····	杨自伍(90)
奥斯丁·····	朱 虹(106)
霍夫曼·····	洪天富(122)
克莱斯特·····	张玉书(148)
斯丹达尔·····	王化学(165)
拜伦·····	吴伟仁(189)
雪莱·····	崔宝衡(210)
济慈·····	朱炯强(228)
海涅·····	张玉书(245)
密茨凯维奇·····	王建琦(259)
巴尔扎克·····	郑克鲁(277)
普希金·····	冯 春(302)

- 雨果 ..... 陈伯通(321)
- 大仲马 ..... 黄和平(342)
- 爱默生 ..... 吴富恒(360)
- 梅里美 ..... 王云喜(379)
- 乔治·桑 ..... 陈 挺(395)
- 霍桑 ..... 郑 艺(414)
- 安徒生 ..... 叶君健(430)
- 施蒂夫特 ..... 张荣昌(460)
- 果戈里 ..... 傅希春(480)
- 爱伦·坡 ..... 王誉公(496)
- 萨克雷 ..... 臧传真 戴景海(520)
- 狄更斯 ..... 臧传真 王立新(542)
- 赫尔岑 ..... 秦得儒(570)
- 冈察洛夫 ..... 王志棣(599)
- 莱蒙托夫 ..... 王志棣(617)
- 特罗洛普 ..... 王 虎(633)
- 夏洛蒂·勃朗特 ..... 张 韶(660)
- 鲍狄埃 ..... 张效之(679)
- 梭罗 ..... 许汝祉(695)
- 乔治·艾略特 ..... 牟 岭(710)
- 梅尔维尔 ..... 郑 艺(728)
- 惠特曼 ..... 王 闻(747)

# 施莱格尔兄弟

(A. W. von Schlegel,  
F. von Schlegel)

(1767—1845, 1772—1829)

李伯杰

翻开世界各国的文学史，以同胞兄弟共同蜚声文坛者，似乎并不多见。但德国却有两对昆仲为世所称。一对是以脍炙人口的《格林童话》而闻名世界的格林兄弟；另一对就是这里要介绍的施莱格尔兄弟。施氏兄弟的名载文学史册，当然不是由于血缘关系，而是因为他们俩在德国掀起了影响深远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浪潮。他们生长在同一时代、同一家庭之中，可是两人的性格、气质、禀赋却截然不同。弟弟满脑子是富于创造性的意念，但不如胞兄表达得那样畅晓明白。虽然是同胞共乳的亲手足，但又常常反目成仇。哥哥潇洒倜傥，弟弟古怪偏激。把这样一对离奇的兄弟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共同信念，那就是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谈到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不能不谈施莱格尔兄弟，而要谈论施莱格尔兄弟，也不能不谈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

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思潮在德国兴起。文学中的浪漫运动声势浩大，继早期浪漫派之后，又出现了晚期浪漫

派，尔后又出现新浪漫派。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既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也有思想史、文学史的根源。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震撼了欧洲，德国知识界和先进分子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他们满怀希望，憧憬着革命所预示的美好未来，等待着人类新纪元的来临。然而，随着革命的深入和激化，它的一些弱点逐渐暴露出来，引起了莱茵河右岸的德国邻居的深刻反思。法国革命初期以启蒙运动的“理性王国”为口号，要建立一个真理和正义的社会。但新的社会从理想变为现实后，环绕着它的光环烟消云散，露出了它的真面目。所以恩格斯说：“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绝对不是合乎理性的。理性国家完全破产了。”

德国知识界在本国尚未摆脱封建桎梏、完成民族统一的基本任务时，就得以觉察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摧残。于是他们转向精神领域，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探讨，也企望在精神中寻求出路。

席勒指出，劳动分工威胁着人的发展。随着机器大生产的普及，人不是向着和谐的方向全面发展，而是被撕成碎块，成为机器的附庸。人不复为人，而只是职业的标志。荷尔德林则用诗句道出了那一代人的困惑：人类精神的家园在哪里？这个时代的问题，困扰了施氏兄弟一生。他们毕生的活动，都是为了对这个时代的危机寻求一条解决的道路。

施莱格尔兄弟出生于汉诺威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新教牧师家庭。这个家族自17世纪起，产生了众多的颇有名望的牧师、法官、宫廷显贵、历史学家、诗人及文学批评家，其中最为杰

出的，当数奥·威和弗·施莱格尔的伯父、文学批评家埃利亚斯·施莱格尔，他被誉为“18世纪里，德国在莱辛之前所拥有的最天才的批评家”，莱辛和门德尔松则视之为最有天才的戏剧家。

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兄弟二人及其妹妹耳濡目染，很早就对人文科学产生了兴趣。尽管奥·威廉仅长弗里德里希五岁，但在弟弟尚未能自立之前，他直接影响了弟弟的精神成长，而且多次把弟弟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可是我们现在谈论他们兄弟俩，却不能不从弟弟开始，并主要注视弟弟的思想，因为弗·施莱格尔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和作用远胜于奥·威廉。若没有这位极富创造力的弟弟，哥哥恐很难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弗·施莱格尔是德国早期浪漫派的理论家、纲领制定者和精神领袖。他以他的理论影响了整整一代德国早期浪漫派作家的文学创作，集中体现了这一批人的思想和要求。可以说，没有斯人就没有德国的早期浪漫派。此外，了解弗·施莱格尔的一生和思想，还有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德国的浪漫派，因为“年轻的施莱格尔的发展过程是整个运动的忠实的镜子”。<sup>①</sup>奥·威·施莱格尔的功绩则主要是以其明晰的思路和犀利的笔锋把浪漫派的主张传布于德国和欧洲。

1772年3月5日，弗·施莱格尔生于汉诺威。他好沉思，性格内向而忧郁。在他后来的信札里，常可见孤独对于教育和自主的价值的反思。他认为文学的起源与内心自省有内在的联

---

<sup>①</sup> 保罗·亨利·朗格《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第12页。张洪岛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版。



系；现代艺术最美妙之处在于作者的内心独白，把诗人的反讽理解为诗人第二潜能的内省。这一切，在他的幼年时代，便深藏在他的心底，一俟时机成熟，必然会象火山爆发一样喷薄而出。但是，他到十五、六岁时，忽然一改沉默、忧郁、无所事事的性格，表现出极大的活力和非凡的才华。为了投考大学，他努力自学，几个月后即掌握希腊语，能直接阅读柏拉图著作。后来经过在大学中的进一步自修，他的古代语文水平已足以与当时欧洲最优秀的古代语文学家相抗衡。他从柏拉图的著作中得到了一个重大启迪和冲动，为之奋斗了一生，那就是“追求无限”。

1788年，弗·施莱格尔进入哥廷根大学修法律。次年转学到莱比锡学人文科学。1794年又到了德累斯顿。这时的他，浑身洋溢着活力，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以致友人称他的热情为“读书狂”。他经过这段时间，不但大开眼界，而且结识了许多新知。其中最重要的是1791年相识的诺瓦利斯。同年5月，他首次与席勒相晤。他与诺瓦利斯一见如故。两人的见解惊人地相似，常畅谈至深夜方就枕安息。诺瓦利斯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恶，一切都重向消失已久的“金色时代”的希腊靠近。诺瓦利斯思想里的深沉的神秘意识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给弗·施莱格尔以很大的影响。

如前所述，法国革命对当时德国的知识界所引起的反应是由喜悦而失望，由狂热而反思。资本主义并未实现启蒙运动的辉煌理想，加以封建势力在德国特别强大这一历史现实，德国人开始在精神领域探索自由的真谛，而且以希腊为榜样，探求解放的道路。到了18世纪末叶，希腊崇拜好似一股洪流，席

卷了整个德意志。弗·施莱格尔以温克尔曼为楷模，要在文学领域中创造出与温克尔曼在造型艺术中所创造的成就，做一个“文学中的温克尔曼”。他的着眼点是人自身内部的矛盾和分裂。他认为人体内部存在着理性与感性这两种对立的因素，二者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保证。人若是偏执一方，平衡就会被打破。若注意天性一方，人虽然得到力量，但失之于野蛮；若无视本能的要求，理性就过于膨胀；人得到整一，却失去自然。在1795年发表的《论希腊诗的研究》中，他把几年来对希腊研究的心得作了总结，认为美就是人身内部对立的两极的和谐；达到美的途径是“教养”（Bildung）。他认为希腊文学的优点是“客观”和“美自身”，主导因素是自然；而近代文学（指中世纪末期以来的文学）的特点则是耽于描写丑陋、残酷和分裂。近代文学不再遵从美的金科玉律和体裁的界限，“有趣”独占鳌头，时髦就是标准。在弘扬希腊的大气候下，弗·施莱格尔用古代文学作为标准，对近代文学进行批判。但是与别人的希腊崇拜有所不同的是，他较为重视和强调酒神因素，并不单是强调单纯和节制。这种思想为他后来向浪漫主义转变埋下了伏笔。

古代与现代的结合，“客观”与“有趣”的结合，自然与艺术的结合，就是1797年以前弗里德里希希腊研究的结论，也是他的“审美革命”的内涵。他认为古代文学的发展轨迹是循环，而近代文学发展则是呈直线状。所以他虽然厌恶近代，但他也具有历史的眼光，认识到古代毕竟是古代，过去的不可复得。达到美的途径是“教养”，而“教养就是对立的综合”。“审美革命”或曰“精神革命”，其要旨是把被近代文明分裂的一

切再综合起来。综合，作为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主导着他尔后的全部思想。在他后来变化多端的思想发展进程中，不论内容如何殊异，综合的精神象一条“红线”联贯着他早中后期的思想。

到了1796年，弗·施莱格尔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席勒的《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给他以很大的震动。在施莱尔玛赫等一些友人的新思想影响下，他的思想迅速发展。他把原来的综合文化的设想用费希特哲学和施莱尔玛赫的道德学说进行改造，提出了一套浪漫主义理论，揭开了德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时代的序幕。至此，他才真正独树一帜，确立了他及浪漫派的地位。

在耶拿期间，施莱格尔兄弟俩都因为发表了一些批评文章而触怒了各自的编辑部，尤其是与席勒发生龃龉，于是先后辞去了编辑职务，失去了说话的机会。他们迫切地感到，需要创办一个自己的刊物来表达他们这时奔涌而出的思想。1798年，以施莱格尔兄弟为主创办的《雅典娜神殿》杂志问世。这个杂志在德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它集中体现了早期浪漫派的主张。它自1798年5月至1800年8月，一共出版了六期，合编为三个年鉴。除了施氏兄弟，施莱尔玛赫、诺瓦利斯、蒂克等人也参与了杂志的活动。他们自命为“新派”。自海涅的《论浪漫派》发表后，“浪漫派”便作为一个通用的名称固定下来。1799年，谢林也加入了他们的圈子。

弗·施莱格尔是杂志最主要的撰稿人。他所撰写的著名的《雅典娜神殿断片集》第116条，集中体现了他所倡导的“浪漫诗”的本质内涵：“浪漫诗是渐进的总汇诗。……它应当赋

予诗以生命力，赋予社会以精神，赋予生活和社会以诗的性质。……唯有它是无限的和自由的，它承认诗人的任凭兴之所至是自己的基本规律，诗人不应当受任何规律的约束。……”<sup>①</sup>应当说明，弗·施莱格尔所要的“浪漫诗”并不是一个纯艺术的概念，因为它“比任何个别的样式和诗艺术本身要大”，实则是一个文化范畴。所谓“浪漫诗”，说穿了，就是把生活变成诗，克服分裂，以达到“人生与诗合一”的目的，仿佛只要生活诗化了，世界变成诗，人在自身内便取得和谐，人的和谐也就带来了社会的和谐，现实与理想这对贯穿于现代社会的矛盾即可迎刃而解。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理想无异于空中楼阁。没有彻底的社会革命，人是得不到解放的。不过，他们的空想中也不无合理的成分。觉察到一种破坏人性、妨碍人的和谐发展的趋势正在蔓延，18世纪启蒙主义的预言并未实现，不对人进行精神上的教育和解放，社会革命也难以贯彻到底。

弗·施莱格尔强调的“总汇性”，除了上述道德目的之外，还有思维层面上的含义。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长足进步，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也渗透进人们的思维。但是近代科学正处在分门别类地搜集整理材料的阶段，各门学科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于是习惯于分解的方法，忽视了各种事物之间的横向联系。弗·施莱格尔提出总汇诗的概念，便是要与分解的思维方式分庭抗礼。诗与宇宙在他看来是对应的，所以在诗里界限是次要的，联系是主要的，他由此在判断的三段式中从正题走到反题，要求取消事物之间的界限，合万物为一体。总

---

<sup>①</sup>《弗·施莱格尔选集》（二卷本），第204页。柏林魏玛建设出版社1980年版。

而言之，1800年以前，弗·施莱格尔诗论的具体内容就是构造“一个具有艺术和科学的有机模式的体系”<sup>①</sup>。这个命题概括了整个浪漫运动的精神：“把哲学诗化，把诗哲学化——这就是一切浪漫主义思想家的最高目标。真正的诗不是个别艺术家的作品，而是宇宙本身——不断完美自身的艺术作品。”<sup>②</sup>

浪漫诗的本质在于其总汇性的途径是诗与哲学的结合。然而诗与哲学又怎样结合呢？弗·施莱格尔提出了他的青年时代中最轰动的“反讽”说。所谓“反讽”，原是古希腊修辞学的术语，意为说反话。弗·施莱格尔借用这个传统术语，赋以新的含义，后来的德国表现主义艺术与这种思想有很深的血缘关系。他认为，人在思维过程中极易产生惰性，很难避免片面性，使思维处在一种活的状态中。真理一旦被用语言表达出来，有了既定的含义，也就故步自封了。于是必须打破思维中的惯性，用“悖论”调动思维的活力，使之处于运动的状态中，只有这样，真理才能为人所理解。譬如弗·施莱格尔在青年时代无意于创造完整的体系，他最重要的作品是7500多条“断片”，短者仅仅一句话，长者亦不过几十句话。一个断片道出一个思想的火花，读者直接与作者的思想碰撞，接替作者继续思考。断片，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对读者思维的约束力也较少。思维于是始终处在动态之中。

除了思维层面上的意义之外，反讽还有道德层面上的意义，被认为是调解人身内部冲突的方法。弗·施莱格尔认为人本身是二重性的，既有日神因素，亦有酒神因素，双方都企图

<sup>①</sup> 弗·施莱格尔《新哲学文集》第288页。

<sup>②</sup> 恩·卡西勒《人论》第156页，1962年英文版。

压倒对方，于是造成平衡的失调。所以，绝对自由的精神必须进行干预。例如在艺术创作中，“自我创造”热情迸发地进行创作，作者便不能自己，成了“热情”的奴隶，无法正确表达自己。于是相对的一极“自我毁灭”便时时起着限制、修正的作用，对“热情”创造出来的东西进行讥笑，指明其不实之处。精神达到“自我限制”。

在浪漫派的小说和戏剧中，反讽作为艺术创作的方法应用是极其广泛的。正当观众在剧院里陶醉于作家创造出来的艺术现实中、把艺术现实等同于自然现实的时候，作家忽然走上台去，把作品的原委告诉观众，或是演员忽然离开剧情，对观众说起话来，这样就打破观众的幻觉，而使他们不为艺术所迷惑。这一点对表现艺术有相当的影响。在小说中也是这样，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时而离开情节，直接与观众谈心。蒂克、勃伦塔诺、E·T·A·霍夫曼等人在创作中都热衷于运用反讽。对浪漫派批评最激烈的海涅，却以反讽的运用见长。只要看一看《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这一点就很清楚了。

在诗与现实的关系上，弗·施莱格尔主张诗为本，特别强调诗塑造现实、改造现实的能动性，反对照搬现实。在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上，他要求艺术家“按照读者应该有的状况来给自己设计和创造读者”。若对弗·施莱格尔的反讽理论作一个概括的说明，可以这样说，反讽的特点是动态的，主体意识高于一切，是一种否定性的创造力。它崇尚精神的绝对自由，既不做自然的奴隶，也不做自己意识的奴隶。浪漫派的风采，在反讽说中体现得最为彻底。但是反讽说自产生之时起，自身里就孕育了意志力无限扩张的危险的机制，很容易变成主观性的泛

滥。

德国批评家奥·瓦尔策把弗·施莱格尔耶拿时期的意义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弗·施莱格尔找到了一个立足之地，从那里向外宣传浪漫派的纲领”。

1797年夏天，弗·施莱格尔在浪漫派圈子中认识了比他年长八岁的多罗苔娅·怀特。二人一见倾心，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恋爱之后，多罗苔娅摆脱了不幸福的婚姻，与弗·施莱格尔结为伉俪。热烈的爱在弗·施莱格尔心中燃起了火样的激情，促使他写下了他唯一的一部小说《路琴德》。这部小说不但记述了他们的爱情，而且更为重要的则是这部作品实践了弗·施莱格尔提出的浪漫诗理论。小说的主人公叫尤利乌斯，女主人公叫路琴德，原型就是作者本人和妻子多罗苔娅。除此以外全书再无其他有名有姓的人物。全书十三章里，只有第七章内略为叙述了男主人公的一点身世。他似乎是一个画家，爱情上有过失败，在寻找自己的归宿而未得。最后他遇见路琴德，两人一见倾心，互相在对方身上找到了归宿。从小说中看不出男女主人公的年龄、相貌、性格、气质，没有时间、地点，实际上没有情节。小说在开头就点明了全书的基调：“神圣的孤寂”。基于这个格调，书中有大量的内心独白，对话、通信、随想和众多的比喻，男女主人公互诉衷曲，倾吐自己的感受，体会对方的内心。读者捉摸不到具体的形象，只能凭想象去体会和感受那样一种气氛。

西方小说由史诗发展演变而成。小说继承了史诗作为叙述体艺术的职能，以叙述和描写为己任。与小说并列的早期体裁，如抒情诗和戏剧，又另有其媒介和标准。小说需要人物、

故事，开始结束，起承转合，只能从一个侧面（尽管是较大的一个）来反映生活。而弗·施莱格尔的小说理论则基于其浪漫诗的哲学功能，要求小说“总汇地”把握整体，它所传的意象也必须是整体的。所以这部小说不注重具体的事实，而是整体意象。这部小说作为浪漫诗的代表，具有包罗万象的特点，既包罗各种体裁的特点，又打破各种体裁的界限。《路琴德》基本上没有可供叙述的故事，其本身就是不可叙述的过程，主要地是传达一种状态，给人一种类似音乐的感受。小说一开始，是尤利乌斯在给路琴德写信，吐露幸福的心境。信随尤利乌斯的兴趣开始，但是随着他陷入沉思，逻辑联系中断，信也就消失了。类似的段落比比皆是，它们融汇在一起，造成一种迷茫，即所谓“阿拉贝斯克”——阿拉伯装饰画风格。

这部小说的另一大特征是它的比喻性。或曰寓意性。在这个阶段，弗·施莱格尔还未明确提出象征的概念，只是朦胧地提出“寓意”：“一切似乎纯粹是描绘和事实的东西中，都潜入了寓意”。<sup>①</sup>这里所说的寓意，就是浪漫派所热衷的想象。小说里除了大量散碎的比喻之外，单有一章就叫做“小淘气的比喻”，梦中的尤利乌斯面前出现了四个儿童，各自代表一种德行。其中一个始终戴着面具，象征着《路琴德》形式上的神秘。

这部小说里处处流露出对资本主义外在的强制劳动的批判，但却是以一种挑衅性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对无所事事的懒散生活顶礼膜拜，号召人们回到植物性的生活。另外，作者利

---

<sup>①</sup> 《弗·施莱格尔选集》卷二第21页。



用这部小说对当时的婚姻状况、功利主义、目的论及合目的性，都作了激烈的批判：“结婚双方轻蔑地生活在一起，丈夫在妻子身上只看见她的性别，妻子在丈夫身上只看见他的社会地位，两人把孩子只看作他们的产品和财产”。<sup>①</sup>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小说里完全没有一点社会政治的现实，人与人的关系被归结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消极与积极兼而有之的倾向，削弱其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意图。

1801年前后，浪漫派同仁们在耶拿的家庭式生活并未持续多久，1801年3月诺瓦利斯病逝，奥·威·施莱格尔夫的妻子卡罗琳娜爱上了年轻的哲学家谢林，弗·施莱格尔义愤填膺，与嫂嫂发生尖锐冲突，而卡罗琳娜却有本领唆使丈夫与小叔子疏远，兄弟二人之间于是第一次产生隔阂乃至冲突；一向崇拜弗·施莱格尔的施莱尔玛赫思想渐趋成熟，自我意识加强，与弗·施莱格尔亦疏远了；年轻一辈的布伦塔诺也与弗·施莱格尔因一桩风流案而结下宿怨。曾几何时，弗·施莱格尔那个一度人丁兴旺的圈子便似落花流水一般逝去，他处处结怨，到头来落得一个众叛亲离的结局，只有蒂克一人还与他保持友谊和合作。由于要负担多罗苔娅和他二人的生计，这个本来就不善理财的人，经济上陷入困境，一筹莫展。

在他和奥·威廉的思想中，此时也在经历着一个变化。在此以前，弗·施莱格尔的理想是批判和整体性，尤其强调动态和主观能动性。从此以后，他的思想转向内在，以“教养”的内在化倾向、倾心于一个独特的神秘主义——泛神论的自然

---

<sup>①</sup> 弗·施莱格尔《路琴德》第110页，耶拿伊根出版社1907年版。